

**F** 凡人一叶  
fanrenyiye

## 爱的遗产

□鲍比·吉 班超

年纪轻轻,艾尔就已经是技艺精湛的陶艺家了,他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两个聪敏的儿子。

一天夜里,他的大儿子肚子疼得厉害,艾尔和妻子以为只是常见的肠道紊乱,都没有当回事儿。

但实际上,那是急性阑尾炎,男孩当晚死亡。艾尔知道,如果自己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,大儿子的死亡完全可以避免,在巨大的负罪感下,他的情绪变得极坏。

更糟的是,艾尔的妻子很快便离开了他,留下他和6岁的小儿子单独生活。艾尔无法承受这种伤痛,他开始用酒精麻醉自己。

不久,艾尔就变成了一个酒鬼。艾尔开始失去他拥有的

一切——家、土地、自己的作品。

最后,艾尔一个人死在旧金山汽车旅馆的房间里。

当听说艾尔的死讯时,我的反应像鄙视世界上任何一个没有留下财产的人一样。“真是失败透顶了!”我想,“他浪费了自己的生命!”

荏苒数年,我开始重新审视从前的严厉评价。你看,艾尔的小儿子厄尼现在已经成年了,我认识他,他是我所知道的最耐心、最温和、最可亲的人。

每当我望着厄尼和他的孩子们,都能感觉到他们之间浓浓的爱意在潺潺流动。我知道,这份爱与耐心肯定来自某个地方。

一天,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厄尼:“我知道你的父

亲是你唯一的抚养人。他到底做了什么,让你变成一个这么特别的人?”

厄尼静静地坐着,沉思了一会儿,说:“从我有记忆到我18岁时离开家,艾尔每天晚上都会走进我的房间,给我一个吻,然后说‘我爱你,儿子’。”

我意识到,原来把艾尔看成一个失败者有多么愚蠢。他的确没留下任何物质财富,但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!

## 长大以后,我成为了你

□汪 艳

**F** 非常感受  
eichangganshou

方面,我心里完全认同并很是骄傲。

但妈妈身上也有小时候的我不认同的地方。比方说,她的话多:

和同事、邻居,就连去商场买东西也能和营业员聊得火热,坐火车和邻座的人搭讪,下车还成了朋友、互留电话号码……对妈妈而言,这个世上没有她聊不来的人。但凡和她聊天的人都会越来越喜欢和她讲话,这让本来就啰嗦的她更讲得没完没了,那些个家长里短都能被聊得津津有味。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女人们在一起真的可怕,怎么会有这么多的

话。于是就暗暗告诫自己,长大以后决不能做这样啰嗦的人。

等我开始经营自己的家,渐渐地,我发现我自己也热衷于收拾家里,喜欢到处都干干净净、整洁明亮,喜欢把老公、儿子和自己都捯饬得干干净净,知道什么样的衣服适合我们;原来压根儿不会烧菜的我,慢慢地也开始钻研烧菜,调料、火候、烹炒煎炸,虽然目前尚不能说样样拿手,但是烹制一桌家常菜于我已是小菜一碟了。

我也慢慢品出了说话的奥妙。在一个需要沟通的世界中,我们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、理解

别人,家长里短的谈话其实不在于说别人,而是拉近讲话的人彼此的关系、建立认同。我渐渐开始学妈妈,慢慢地,我也可以从听她讲话发展到和她对话,慢慢地,我也能在和亲戚朋友相处时挑起不同的话题而聊得津津乐道……天呐,我好像活出了妈妈的样子,那个我小时候曾经不认识的样子。

“我们最终都会成为自己讨厌的人,是否是一件好事?”这是奇葩说的一个辩题。我记得正方蔡康永说:因为我们小时候讨厌错了;我也记得马东说过,“活”这个字是有三点水旁的,它是流动的,所以无论我们变成什么样

子,我们还会继续变化下去;我更加记得罗振宇说:成长,就是与现实世界的一道鸿沟,跨不过去,叫挫折,跨过去了,叫成长。

这个世界有两种事情:我们喜欢的事情,以及暂时还没发现哪里值得我们去喜欢的事情。我们最终都会成为小时候既喜欢又讨厌的样子。喜欢的部分,代表我们发自内心、持续一生的深深认同;讨厌的部分,代表我们将会在成长中慢慢看清楚并学着去喜欢的事情。

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妈妈。

长大以后的我,慢慢成为小时候自己眼中妈妈的样子。

请本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## 草辫匠:麦莛变宝靠手巧

## 帽扇工艺急需料

草辫制品历史悠久,明万历年间,人们就利用麦秆柔韧皮薄、色白质嫩的优点编织草龙。道光十二年,南乐举人朱光斗的《竹枝词》曰:“不织丝棉不绣花,草莛包里有生涯,金条万挂龙鳞细,都出寻常百姓家。”反映了草辫生产的繁盛和工艺的精湛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沿黄公社党委把组织草辫生产当大事抓,向农民传播编织技术,供销社负责收购草辫,按不同标准收购加工。草辫分上四户细辫、中四户匀辫、下四户粗辫十二个档次,草辫厂组织挑辫、拐辫、熏辫、漂白、打包五道工序,发往城市各加工厂,并用它制作各式各样的草帽、五颜六色的提篮、经久耐用的壶垫等多种群众喜爱的工艺品。

草辫的原料来源于小麦秸秆的上部分,俗称麦莛。麦子割完进场后,众妇女顶烈日来到打麦场上,选择较长的麦秸秆,把麦穗摔掉、捆好,把麦莛从麦秸秆上掐断剥

离,放在水中浸泡二三个时辰,使麦莛发酵变软变柔,再将麦莛里的水甩干后掐编。掐草辫都是采用7根“续莲法”,即每根麦莛的头口,续在草辫正面的左或右两个人字衔接的腿下。草辫的宽窄根据麦莛粗细而定,有粗细之分,细草辫约有8毫米宽,粗草辫约有12毫米宽。

黄河两岸的男女老少都会掐草辫,农闲时节或于劳动之余,或于闲谈之间,或于观看电影之时,耳聆手掐两不误。树荫下、胡同口、火炉边,妇女们三五成群围坐一起,腋窝下夹包麦莛,在慢慢打发时间的同时,随着手指轻弹,草辫从手中延伸出来,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一个人上午能掐3~5丈长,然后一圈圈盘起,10圈为一盘。待积攒到一定盘数后,拿到供销社卖掉。统一的价格,统一的质量标准,没有欺诈,没有掺假,双方公平交易。

当时,这是一项可观的家庭副业收



人。“麦莛是个宝,乡民离不了;掐辫织草帽,油盐有钱了;灾年能籴粮,丰年添衣裳。”这首民间歌谣道出了乡亲们对掐草辫的爱恋与期盼。

